

晉書纂水



晉書纂卷之八

晉書纂卷之八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孫惠

孫惠字德施富陽人惠口訥好學有才識齊王冏辟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為參軍是時穎將征長沙王又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



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因
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
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邁茲厄運伏惟
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
四王齊聖仁明篤交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
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
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武視東夏之藩龍
躍海嶼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有勁吳銳卒之
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
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夫心火傾移喪亂

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
著明謫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尅明公思安危人
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
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
之士含奇謨于朱唇握神策于玉掌逍遙川嶽之上
以俟真人之求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秘之不天值
此衰運跋涉荆棘擲風沐雨思以管穴毗佐大猷伏
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啟天慮明公指麾則
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
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

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鵠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于糞壤，形骸捐于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左屬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惟君裁之。越省書。

陳頽

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後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

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頴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頴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

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中郎袁琇薦頴于元帝頴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頴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

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
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
乃行者皆免官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
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
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
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
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
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

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
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
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
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
曰君能活我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
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
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
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
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
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

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
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荳三斗繞主人宅散之
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
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
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
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
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
旣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
灰色卑脚脚類象曾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
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

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
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劍
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
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
神不悅曰此是邾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
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
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
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
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歛有茱萸四株交
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

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業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獄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畧曰陛下卽位以來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于上黔細未輯于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

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感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

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不取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墓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是時潁川陳迹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王敦所重未幾而歿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璞嘗爲人。堊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堊龍
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堊龍耳。不出三年。
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
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
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
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
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
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
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
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

已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搆璞於敦。敦將舉兵。
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
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封明公。起事。
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
曰。命盡今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
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旣至。果
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
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
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
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

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
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
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
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嘆恨及帝崩何克改
元爲永和庾翼嘆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
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
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
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
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之不令
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

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
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
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
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
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
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日擊而
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
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

晉書卷之八十一
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
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鮑
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
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
瞻太安中石冰作亂洪爲將兵破之冰平洪不論功
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年老欲鍊丹
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
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
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
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自序云所著子言黃

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
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函之金匱
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
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蹟析理入微後
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
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
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
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緜緜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
瞻往滯而成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于西

晉書卷之八
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探策定數
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
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
之累也若乃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自可居常待終
頽心委運何至啣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
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
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
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
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
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美姿容善談論性好
冰翼

亮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亮策杖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世說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美姿容善談論性好
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
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元帝為鎮東時聞
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
之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中興初侍講東宮時帝
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
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
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
規賢於裴頴遠矣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

晉書卷之八 庾亮

晉書集 卷之八 庾亮
日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先帝眷同國士申以婚姻
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間
位超先達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復以臣領中書臣
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
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
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往代成鑒可爲寒心以
臣之才兼如此之嫌雖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
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帝納其言而止復代

王導爲中書監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
南頓王宗西陽王素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
涕不自勝旣而正色陳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
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
遂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
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
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
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删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
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亮知蘇
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皆不納峻

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舉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乘勝至于京都。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舵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南奔。溫嶠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噉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

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勵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哽噎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豫州刺史。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叛。亮會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

馬自額入口至

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為君子亮曰元帥指攜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侃薨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授毛寶精兵一萬戍邾城會寇陷邾城憂慨發疾薨時年五十二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為不利于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

齒者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葉市竺法深曰庚元規固名士胸中荆棘三斗詩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亮亮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劉爾日殊

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與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子彬年數歲雅量過人初亮風儀舉止時疑以為假及彬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嶠嘗隱暗袒之彬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亮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蘇峻之亂遇害五彬弟龢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翼翼甚奇之道季嘗云廉

晉書龢年十五以書諫翼翼甚奇之道季嘗云廉

不稱遂
名之為
羊公鶴
昔羊叔
子有鶴
善舞嘗
向客稱
之客試
使驅來
麤糲而
不肯舞
故稱比
之王導嘗
夏月看
庾冰冰
正料事
導云暑
可小簡
之水曰

頗蘭相如雖千載上使人凜凜恒如有生氣曹珍李
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
治但恐狐狸獠獠盡良亮弟懌字叔預少以通
簡為兄亮所稱遷豫州刺史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
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相梁雲構大匠先居其
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
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
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大斃乃密奏
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
而卒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

公之遺
事天下
亦未以
為允
蘇峻亂
庾冰時
為吳郡
單身奔
云賴郡
卒以免
後冰欲
報卒卒
曰出自
斷下無
所復須
少苦執
鞭恒患
不得快
飲酒使
其酒足

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
之寶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亮既固辭不入眾望歸
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
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
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
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
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成帝疾篤
時有妄為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
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眾心乃定冰天
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

餘年畢
矣冰為
起大舍
市奴婢
使門內
有百斛
酒終其
身時謂
此平非
惟有智
且亦遠
生見
世說
後友得
免而希
亦竟斬
于建康
市
世稱亮
為豐年

捶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
積世以此稱之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
三陽可以有後故子希求鎮山陽子友為東陽家于
暨陽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
杜又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
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
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翼言于成帝曰桓溫
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
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及亮卒授荊州刺
史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

玉翼為
荒年穀

美字洪
喬

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謀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
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
河以南皆懷歸附先是殷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
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
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
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
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
大較江東之政偃僂豪彊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
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
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

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僭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眾北伐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不從遂違詔輒行徙鎮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倍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卒

晉之季世其幹

臣如劉琨周處庾翼祖逖溫嶠並志圖恢復力具勳乃琨錮於鮮卑周阨於仇帥翼殞於厠鬼而逖以妖星見殃嶠以牛渚示崇俱當壯盛之歲遽罹摧折之凶豈天不祚晉歟何奪之速也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闈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

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禹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摠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

璿萼之誅指殺

南頓王
宗
負芒謂
帝曰大
舅已亂
天下

漢桓榮
九世孫

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
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却鑿協從必且戎車
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

桓彝 子豁 冲 豁子石虔 石秀

桓彝字茂倫譙國人少孤貧雖單瓢處之晏如性通
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
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顛
所重顛嘗歎曰茂倫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于時王
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
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

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縣宰東海徐寧通朗博涉相
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
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
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
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歷
顯職王敦平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
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遂補彝宣城内
史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眾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
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按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
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

以彝之
忠誠而
子若孫
並成叛
逆可哉

義無晏安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紆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遇害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而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

冲溫別有傳

豁字朗子時譽雖不及冲而甚有

器度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知名

子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

趨健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冲為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其見畏如此。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于應接時人方之庾純代叔父冲爲江州刺史居尋陽性放曠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子稚玉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初曩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

由得之溫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溫薨冲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冲懼逼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冲自以德望不遠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旣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閒暇聞軍在近因不聽

晉書卷之八
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召佐吏對之。嘆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聞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眾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冲。慚耻發病而卒。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惟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為恨。言不及私論者。蓋嘉之。冲每見人。不快。

秣陵有
哀仲家
梨甚美
入口消
釋言愚
人不別
味得好
梨蒸食
之也
豹奴桓
嗣小字
王丹陽
名混

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蒸食。不冲子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豹奴逾不說。

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原軫免胄。慄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况交霜雪於杪歲。晦風兩於將晨。喑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邃。巡於內輔。豁陵

屬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奕碁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子

國寶 忱 忱姪綏

太原派

王湛字處冲渾之弟也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痴其父昶獨異焉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

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旣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是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堪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旣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湛又曰此馬任重

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
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
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痴每見濟輒調之
曰卿家痴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
曰臣叔殊不痴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
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
湛聞曰欲處我于季孟之間乎 子承字安期清
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
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
陽樂廣焉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

寧越古
好學人
越嘗曰
請以士
五歲人
休吾不
敢休人
卧吾不
敢卧遠
爲周威

敕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聞習
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
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
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
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
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韃甯越以
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
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塞人懷危懼承每遇
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
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渡江名臣

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
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
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述字懷祖性沉

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
尙未知名人或謂之痴司徒王導以門第辟爲中兵
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
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
之謂庾亮曰懷祖清真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
及耳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

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
爲算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
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今疆
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且武昌實是江東
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
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解救方嶽
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若是情耶則天道玄遠鬼情
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昔秦忌亡胡之讖周惡壓
弧之謠歷觀古今鑒其遺事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
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翼遂不移鎮述後爲揚

簡文道
王述才

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
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遷尚書令述每受職
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
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
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
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
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
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耶詎可畏溫面而以
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
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

既不長
於榮利
又不淡
直以真
率少許
便足對
人多多
許見
世說
王右軍
聞此大
笑曰使
安期有
此性猶
當無一
毫可論
况藍田
邪見
世說

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永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
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
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
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
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為當時所嘆但
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
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甚掇內
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
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
去轉頭問左右去未答云已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晉書卷之八十五

藍田述
也述父
安期

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
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
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簋述曰永嘉不競暫
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
園陵不應先事鍾簋溫竟無以奪之述子坦之
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
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
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
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坦之有風格
尤非時俗放蕩不敢濡教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

彪音彬

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先王
知人情之難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
化日用以成俗若夫莊生者其言詭譎其義恢誕故
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
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耻士以無措爲通雖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
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
乎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
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
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

坦之與
林公絕
不相得
王謂林
公詭辯
林公道
王云著
賦頌恰

繪市單
衣挾左
傳逐鄭
康成車
後問是
何物塵
垢囊
見世說

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
俄授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今僕射
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盡
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
此二臣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
數引侍臣詢求讜言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
暮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且
云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
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

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
之尋亦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
之事國寶坦之子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
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
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與道子持
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
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
支妙因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
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及弟忱卒國
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

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
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
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伴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
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常於內省面
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
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
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
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帝崩安帝
卽位國寶復事道子參管朝權威震內外時王恭惡
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檄討國寶爲名道子

旣不能距欲委罪國寶乃收國寶付廷尉賜死以謝
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
下珍玩充滿其室

忱字元達國寶弟弱冠知名

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
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
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
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
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旣而甯使報
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忱
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

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常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初王恭與忱甚有情。後遇袁忱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典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

孝伯恭
字忱小
字佛大

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太傅道子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

綏字彥猷。坦之孫。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

無行。父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流血。洿沱。俄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

晉書卷之八
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
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荀崧 子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人父頽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
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齟齬時族曾祖顛見而奇之
以爲必興頽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
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
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
此累遷侍中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
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

棄其母屍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
葬母於密山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
共定中興禮儀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五經及論
語孝經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公羊穀梁皆省不置
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孔子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
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丘明子夏造膝
親受無不精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多膏
腴美辭以發明經意學者好之公羊高親受子夏立
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
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

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于先代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日春秋而發端異起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疏日子美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美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美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主義與太守褚裒以為長史既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美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嘆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

崧小女灌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勵將士且戰且前得詣覽乞師救崧賊聞兵至散走

范汪平子甯

范汪字玄平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與范族者必是子也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疆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桓溫頓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溫甚恨焉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徐兗二州刺史桓溫北伐令

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旣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

子甯

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

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
皆如此。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
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
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
請行。初甯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
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
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
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
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且晚起五。
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蕪。蘊於胸中。七

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
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
年。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
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

劉惔 張憑附

劉惔字真長。沛國人也。祖宏字終嘏。宏兄粹字純嘏。
宏弟潢字冲嘏。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
三嘏。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
芒屨以爲養。雖葦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
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

殷中軍 問自然 於稟受 何以正 善人少 惡人多 諸人莫 有言者 惔答曰 譬如瀉

水著地
正自縱
橫流漫
略無正
方員者
一時絕
嘆以為
名通
殷中軍
嘗至惓
所清言
良久殷
理小屈
游辭不
已惓不
復答殷
去乃云
田舍兒
愚學人
作爾馨

語
見世說

桓溫征
還機數
十里迎
之桓都
不語直
去垂長
衣談清
言竟是

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
范汪者，惓復喜，母又不聽。及惓年德轉升，論者遂比
之荀粲。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
禮。時孫盛作易象妙于見形論，帝使殷浩辯之，不能
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惓，盛素敬
服惓，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
大笑，咸稱美之。惓至濛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
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濛曰：韶音令，辭不
如我往，輒破的勝。我累遷舟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
賓，嘗與濛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

甚盛。惓辭焉，濛曰：聊以充虛，何苦辭？惓答曰：小人都
不可與作緣。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惓嘆曰：夫居下
訕上，此弊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
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
雅相友善，郗愔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
於惓。惓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惓
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常問惓，會稽王談更
進邪？惓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惓曰：
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惓每奇溫才，而知其有
不臣之迹，及溫為荊州，惓言于帝曰：溫不可使居形

晉書卷之八

三五

誰功愀 答曰晉 德靈長 功豈在 爾見 語林 桓溫詣 愀臥不 起桓 彈彈劉 枕丸進 碎床褥 問愀作 色起曰 使君如 馨地寧 可關戰 求勝桓 甚有恨 容見

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
帝不納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愀以為必剋
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溫
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常薦吳郡張憑憑卒為
美士眾以此服其知人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為之誄
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
言後綽常詣褚裒言及愀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云邦
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常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邪其為名流所敬重如此 曰張憑字
長宗祖鎮蒼梧太守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世說

解所以鎮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
宜以子戲父及長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
必參時彥初欲詣愀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愀
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愀
清言有所不通憑于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鬯彼我
之懷一坐皆驚愀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
之憑既還船須臾愀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
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嘆曰張憑勃率為理

窟 憲至大寒丑文為新語今於此處卡而斷之日且

韓伯 伯蘇八人母娘及高朋百不來會雙印手

張憑 張憑

韓康伯
病拄杖
前庭道
搖見諸
謝皆富
貴轟隱
交路嘆
曰此復
何異王
恭時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復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劭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簡文帝居藩，引為談客。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令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

見世說
殷浩云
康伯未
得我牙
後慧
見世說

眾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此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者矣。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推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玩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關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

懷祖鑒局夷遠。冲矜玉粹。坦之墻宇。凝曠逸操。金
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
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華綸閣。密勿
於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
無聞。坐升彼相。渾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竊
勢擁權。贖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
繡桶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牣於帷房。亦
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
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
會時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于已系。汪則風颺。
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權而言。俱爲雅士。劉韓雋
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
絕於終古矣。

晉書纂卷之八終

晉書纂卷之九

明海虞錢 佻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王允之

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以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

世說謂右軍非

舒初授會稽內

史舒父
名會辭
以父名
朝議以
字同音
異于禮
無嫌舒
復陳求
換他郡
於是改
會字為
鄒舒不
得已而
行

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
明帝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任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
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力封
番禺縣侯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導從弟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荊州
廙性儁率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
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
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
及徵士皇甫方回于是大失荆士之望人情乖阻及

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
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尋病卒帝猶
以親故深痛愍之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絕
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坐相視
盡如何 弟彬字世儒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
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
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
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
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在朝雖無謬諤亦非阿黨而
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

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容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恐之。彬爲人樸素。方直之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

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旣不至。深以爲恨。彬子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累遷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于僥倖矣。遂從之。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

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怱怱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賢鄙共貫

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朝廷從之旣而長安人雷弱見詐云殺符堅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彪之上簡文帝踐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浩大敗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

志意盡于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會稽內史，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旣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依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旣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

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積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表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嘆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頗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

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爲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

故終彪之世不改營焉

虞嘯父 從兄駿

嘯父虞潭子位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時天尚溫鯪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駿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

幹不及于潭然而素行過之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史臣曰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龍莞爲出納之端鯪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陸玩 子納

陸玩字士瑤吳人也兄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吾家世不乏公矣位至光祿大夫玩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餽因而得疾與導牋曰

玩詣王丞相導
吞事過
後輒翻
異導怪
其如此
玩曰公
長民短
臨時不
知所言
既後覺
其不可
耳見
世說

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王導郤鑒庾
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
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
置柱梁之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
棟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
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性通雅不以名
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磨
其德宇
玩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為
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
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

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
亦不足言後伺溫聞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
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才羹在
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納徐曰明
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
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敕中厨設精饌酣飲
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尚書將應召
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
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常欲詣納
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

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
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
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
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
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何充

充作會稽虞存弟寒作郡主簿虞嘗以充見客勞損欲白斷常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常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傷人皆為之不

客使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塞兌存時為上佐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譽於是止見世說
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充即王導妻之姊子故少與導善嘗詣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為次道耳後王導與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惟緝社稷無虞矣及導薨與庾冰參錄尚書事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今

王濛劉
惔與林
公共詰
充充看
文書不
顧之王
曰望卿
擢撥常
務應對
玄言那
得方低
頃看此

瑯邪踐祚如孺子何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
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
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
色俄而帝疾篤冰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
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為穆帝冰甚恨
之後冰弟翼臨終表以子爰之行荊州刺史于時論
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
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
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
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

充曰我
不看此
卿等何
以得存
諸人以
為佳
見世說

語林曰
阮光祿
聞何次
道為宰

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
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
溫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
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
革之能而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已任凡
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
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
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
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
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

相嘆曰
我當何
處生活
○充所
暱庸雜
以此損
名見晉
陽秋

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是郗愔及弟曇奉
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詔
于道二何佞于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
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蔡謨 父克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也父克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
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
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
此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
山簡常與瑯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

子尼克
字也

示眾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
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為大郡號
稱多士瑯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
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
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
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
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
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謨弱冠察
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成帝遣使拜太傅司空彭城王
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冠難而此堂

時彭浩北征果有山桑之敗

猶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族先帝多才多藝聊畫此像今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巍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作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

王濛劉恢嘗詣

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

蔡語良久乃問

所執穆帝臨軒遣侍中徵謨謨陳疾篤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勑問左右曰所

如夷甫答曰身不如曰公何處

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斃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

不如答曰夷甫

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

無君輩客見

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

世說

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

荀子勸
學篇

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詔免爲庶人謨初渡江見彭璆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床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猶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瑯邪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

靚姊又爲瑯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顛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

恢女即 庾亮子 彬之妻 蘇峻之 亂彬遇 害女將 改適恢 與亮書 及之亮 答曰賢 女尚少 固其宜 也感念 云兒若

在初沒

洪喬稱 介立矣 乃庾稚 恭病其 私累日 滋且云 荆州二 十郡惟 殷長沙 最惡何 也 王仲祖 劉真長 造浩所 談談竟 俱載去

葛清。元帝時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
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恢對曰今天下
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
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贈恢秩中二千石恢
有女既寡誓不復重出恢既許江彪婚乃移家近之
初誑女云江走人 豕人一時去獨留女後在比其
覺已不復得 上即暮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
入宿恒 上後觀其意轉帖江乃詐厭良久不
寤聲氣轉急女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
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
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人也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
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
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洪喬
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功焉猥蒙厚賚帝笑
曰此事豈容卿有功邪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
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
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

殷浩

劉謂王曰深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王謝與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浩浩殊有確然之志王謝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深源不起邪見世

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上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願翼船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足下少標令名。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主。邪。浩固辭不起。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

說

揚州刺史。浩頓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遂參綜朝權。王羲之密說浩。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于是以浩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青兗徐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後進軍次山桑。降人姚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

晉書卷之九 毅浩

名而每心競溫常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
 久寧作我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至是
 溫與人曰少時吾與浩同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
 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
 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
 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
 憾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更恨簡文曰
 上人箸百尺樓上擔梯將去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
 隨至徒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
 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

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
 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浩卒後將改
 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詔追復浩本官
 悅

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
 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
 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
 意以聞時人咸稱之又浩軍鋒蔡裔有勇氣聲若雷
 震常有二盜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殞故浩委焉

史臣曰殷浩清微雅量眾議攸歸咸謂教義由其
 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

政出總戎律唯聞感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
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

孔愉 從子坦 從弟嚴 羣

孔愉字敬康會稽人也年十三而孤與同郡張茂字
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入新安
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
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
相掾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常
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
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

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蘇峻反愉爲司徒長史以平
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
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
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
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後王導將
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
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
由是爲導所銜後出爲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
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
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從子坦字君平少方直

有雅望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遷尙書郎時
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
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
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污宮
渚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
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屬蘇峻
反坦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
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
爲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
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
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
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
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
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
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
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王導庾亮並欲用坦
爲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
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床共奉
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旣有艱難則以微臣
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去導等亦止

晉書卷之九
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于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常從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斃修短命

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是宿昔之所味詠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

孔嚴字彭祖愉族弟也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鬢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鬢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殷浩臨揚州請嚴爲別駕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于闔外嚴言于

指降人
姚襄也
已裏果
反

浩曰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
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
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
平濟天下。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
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
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
石頭時。匡術有寵于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
于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
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

平王導保存術。常因眾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
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
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
導常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
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常與親友書云。今
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麴蘖事其耽。洵如此。

史臣曰。孔愉父子。咸以篠管之材。邀締構之運策。
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
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
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

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

謝尚

王劉酣
宴于桓
子野家
尚往尚
書墓墓
後三日
反哭諸
人要之
便回駕
諸人門
外迎之
把臂便
下裁得
脫帽著
帽解宴
半坐乃
覺未脫
衣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風成鯤常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嘆異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雝雝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

書即前
桓大司
馬曰諸
君莫輕
道仁祖
企脚北
窓下彈
琵琶故
自有天
際真人
想俱
見世說

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誦如此。時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常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鎮壽陽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

謝安門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弟萬 萬弟石 石兄子朗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年四歲譙郡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

晉書卷之九 謝安

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
修日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為來逼人王導
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
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
文累辟召不起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濟谷悠然
嘆曰此亦伯夷何遠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
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
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眾咸服其雅
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
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

孫長樂兄弟就

謝公宿言至款

雜劉夫

人壁後

聽之具

聞其語

安問昨

客何似

劉對曰
云九門
未有如
此賓客
謝深有
愧色
見世說

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
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
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
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
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大將軍桓温請為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
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
平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常見我有如此客不
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温

見留之曰今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安始就桓公
 司馬于時人有餉温藥中有遠志桓取以問安此藥
 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兩稱安未答時郝隆在坐應
 聲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
 色温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簡又帝崩
 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行移晉室呼安及王
 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不變
 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
 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時兵廝
 達亡多
 近竄南
 塘下諸
 舫中或
 欲求一
 時搜索
 安不許
 云若不
 容置此
 輩何以
 為京都
 見世
 說

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
 劣温常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
 石碎金也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
 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
 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
 過之常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
 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
 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常
 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
 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

賭墅乃張玄非謝玄

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兄子玄等應機征討堅後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玄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

謝車騎道謝公但恭坐捻鼻顧睽便自有寢處山澤間世說見

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甚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之徒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

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懷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十六里今十六年矣白雞生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

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常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子琰琰子混字叔源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少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

崩表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鬻。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常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以黨劉毅，誅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當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嘆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安兄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

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

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岍憤笑詠，無異常日。

桓溫曰：吾方外司馬，奕每飲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

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

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

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責之。玄，字幼

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

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

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庭階耳。安兄玄少好

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卽取焚。

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于時苻堅

疆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

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

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

以爲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

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

城衆號百萬詔以玄爲前鋒都督諸軍事與叔父石

從弟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衆凡八萬堅進屯壽

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

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

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

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

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

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以精銳八

千涉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

相踏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

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

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輦雲母車儀服器械軍

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玄以勲封康

樂縣公疾篤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會稽內史時

君親故
發不得
復云爲
名見
世說

玄北征
巷議疑
其不振
韓康伯
曰此人
好名必
能職玄
聞之甚
忿常於
衆中厲
色曰丈
夫提千
兵入死
地以事

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于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子瑛秘書郎早卒瑛子靈運嗣瑛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始從玄征伐者戴遂處士達之弟達厲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常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凡不改其樂

安弟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銜曜故早有時譽常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床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

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廟廊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咏自高未常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

晉書卷之八十九
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
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
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後自率眾援洛陽眾
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為庶人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
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
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

朗字長度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
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
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
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

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
述恨不令朝士見之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
稽王道子長史常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嘆以
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
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
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
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
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
此及云石字石奴淮肥之役與兄子玄琰破苻
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

王彪之
稱王白
鬚與謝
白面的
對

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

史臣曰。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沈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凌霄之志。暨于褫辟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彛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

康樂即
謝玄所
封其孫
靈運襲
祖封亦
稱康樂

行而清羣。冠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于耕戰之秋。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偏濁與累。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渦頓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非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羲之 子徽之 獻之 許邁附

王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辨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常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

王右軍 郗夫人 謂二弟 司空中 郗曰王 家見二 謝傾筐 倒皮見 汝輩來 平平爾 汝可無 煩復往 司空郗 惜中 郎郗曇 二謝安 萬 王尚書 惠嘗看 郗夫人

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後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而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

晉書卷之九 王羲之 三

問眼耳 未覺惡 不答曰 髮白齒 落屬乎 形骸至 于眼耳 關于神 明那可 便與人 隔 支道林 論莊子 逍遙游 支作數 千言才 藻新奇 花爛映 發右重 披襟解

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
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
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
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
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
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
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嘆
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
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義
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

帶留 連不能 已俱 見世說

門生家見斐兒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
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
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
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
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
所重皆以此類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
草猶當鴈行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
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
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書答庾亮而翼深嘆伏因與
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

失常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
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
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
郡境。羲之代述。止一甲。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
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
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
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
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
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
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而內懷愧

甚
福茂之

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
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
于簡對。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
曰。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蒙國寵榮。進無忠
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
足之分。定之于今。謹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
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信誓之誠。有如
皦日。羲之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
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
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

安常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忻樂之趣。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頃東遊。還修植桑果。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

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其爲得意。可勝言邪。有子七人。知名者五人。凝之亦工草隸。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

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常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常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

井丹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

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常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輿而來輿盡而去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常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

五經紛綸井大春新陽侯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築紉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董丹終身不仕

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呼嗚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常觀門生樗蒲曰南風

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
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
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
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
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
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
扶出人以此定二王神宇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
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
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

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常使書
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駸特牛甚妙經吳郡聞顧辟疆
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
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
人非禮也以貴騎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儻
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安甚欽愛之請
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獻之題榜以爲萬
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
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髻盡
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肯正

韋仲將
能書魏
明帝起
殿欲安

榜使仲
將登梯
題之既
下頭髻
皓然因
救兒孫
勿復學
會稽郡
記曰會
稽多名
山水峰
峯隆峻
吐納雲
霧松栝
楓栢摧
幹疎條
潭壑鏡
徹清流
瀉注

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好遊會稽諸山。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然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未幾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于官時。議者以為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帙。置左右。以翫之。始義之所與共遊者。許邁字。

叔玄丹陽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時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携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于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

之好道之徒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
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
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與婦書告別義之造之
未常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
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
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
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
代去朴歸華舒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
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

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迴絕
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
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
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
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踪拘束若嚴家
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羸
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
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
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
雖秃千鬼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

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纂卷之九終

晉書纂卷之十

人

明海虞錢 佻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桓伊

桓伊字叔夏譙國人苻堅南寇與謝玄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舫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

伊每聞
清歌輒
喚奈何
謝安聞
之曰子
野可謂
一往有
深情
見世說

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謗，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敕御妓奏笛。

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今死乃上之。詔受其所上之鎧。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勇而訥口，不知書。及爲將，遂以

謙恭稱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伺爲杜曾所圍，時馬雋等亦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雋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

毛寶

毛寶字碩真，榮陽人。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

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今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遣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嶠意悟、卽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嶠上寶爲廬江太守、賊欲襲、溢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時、侃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感、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峻旣死、侃使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是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寶守邾城、石季龍遣二萬騎攻邾城、城遂陷、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

晉書集 卷之十
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寸送至東岍遂得免焉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
爲今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
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
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
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除佐著作
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
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
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

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
覓于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
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
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
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以
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
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
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
皆如周言

孫盛 子放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庾亮引爲參軍時丞相王導專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爲桓溫從事中郎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而辭肯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案之賊私狼藉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盛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遂拜謝爲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子放字齊

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于長沙相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

著作郎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旣博採異同遂混

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于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于殘闕訪行事于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以文筆著稱桓温辟爲從事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

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時有桑門釋道安峻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亡何乃超拔其二舅

鑿齒未三十桓溫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

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

至都見簡文返命溫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言

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于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顧和

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

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身中欠孫年並七歲在床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于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和越席而

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常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

提其耳
可不意
袁宗復
生此寶
說
見世

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成帝以保
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
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于戚
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
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
代之令典。帝從之。

袁山松 從弟耽

山松少有才名。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
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
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

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
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
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殫山松歷顯位。孫恩作亂
被害。從弟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

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
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
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
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表
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
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夏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遂顯于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于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胤難苦問謝謂表喬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

問則重勞二謝表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表曰何嘗見明鏡疲于屢照清流憚于惠風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元顯有過胤密言于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朝廷傷之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少知名累遷丹陽令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待見甚數載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于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

晉書集卷之十一
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是時風俗頹敝無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王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先以訪雅雅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苟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令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恭 弟爽

王恭字孝伯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

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嘗言
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
便可稱名士起家爲佐著作郎嘆曰仕宦不爲宰相
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太元中遷中書令會稽王
道子常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
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
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珖子
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
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
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

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平北將軍鎮京
口及帝崩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
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嘆曰棟
雖新便有黍離之嘆矣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
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
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
色甚厲因抗表誅國寶道子收國寶賜死深謝愆失
恭竟被殺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
不庭每輟卷而嘆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
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閒用兵尤信

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髻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惟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常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黃門侍郎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立敢入者斬孝武問爽卿何如卿兄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恭嘗

曰王濛女為哀帝皇后王蘊女為孝武皇后

問爽古詩作句為最爽未答恭詞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下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二姑二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劉牢之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祖父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淮肥之役苻堅攻陷壽陽牢之以精卒五

千距之賊步騎奔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自謂威德已著雖仗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爲耻恨因背恭歸朝廷恭旣死遂代恭爲都督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時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今君戰敗則頓宗戰勝亦覆族欲

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子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乃嘆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

也語畢趨出牢之自縊而死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敬宣牢之長子牢之敗與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旬日而玄敗遂還京師拜晉陵太守

殷仲堪 浩之從姪

殷仲堪陳郡人也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

桓溫與仲堪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

桓自嘆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見世說

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寵任轉隆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仲堪荊州刺史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墓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岬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岬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岬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

晉書卷之十一
劉毅
僅仲堪食嘗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初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後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以至于敗仲堪喪後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實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沛人也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屬桓

玄篡位毅與劉裕起義兵密謀討玄大敗之詔以毅爲豫州刺史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後劉裕以毅貳于已裕自率衆討毅毅敗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于市子姓皆伏誅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嘆以爲不可能也常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

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凌傲。不遜。及敗于桑落。知物情去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東府聚博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舉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

此見借。旣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故欲擅其威強。伺隙圖裕。以至于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子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食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

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于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祛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喜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剡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初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

見憚如此。義熙二年，遷江州刺史。賊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蠱之毒，邾魯成鑿，宜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于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勲，皆以算略攻取爲效。而此舉敗于輕脫，朝野痛之。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鬼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間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明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旣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

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
常見桓玄旣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
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
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豫州刺史尋轉荊州
刺史詠之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孝友傳 有敘

敘曰大矣哉孝之爲德也道貫三靈功苞萬象閔
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蒸蒸弘七體而垂
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
陽雍標時王之社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

毳擾功文之廬况夫因孝生友理在兼綜天倫之
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
乃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
致緬窺湘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
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
流猶爲繼踵著孝友篇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
數歲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師事譙
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蜀平泰始初徵爲

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
疏曰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
臣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
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
爲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
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伏願陛下
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帝覽之曰
士之有名不虛然哉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
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

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
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
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
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
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
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
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
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
從事奏免密官

王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未常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常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耻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不去遂爲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也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孔冲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二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

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
立杖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
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
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
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栽松孜悲嘆
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至于所
犯松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于隧側猛獸卽于
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
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
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
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
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共持晝夜不眠其間
復撫柩哀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
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
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
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
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

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袞乃刈荆苕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庇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

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嘆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會賊寇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

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及賊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衮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竟墜崖而卒，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顏含

顏含字弘都，莘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毋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

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惇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一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

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今卿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敝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導嘆曰。顏公在事。吳人歛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人常論少正卯盜跖其

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
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
之少正為甚眾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
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
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求婚于含含以
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
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
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偽如此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

生二冬
之董賜
七年之
粟

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
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釁
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與為人子而
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于是
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
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
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
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
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司空齊王攸
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

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于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

哭火遂越燒東家自是名譽彌顯齊王冏輔政辟爲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虚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何能屈也殷曰先王至德輔世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廻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冏奇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

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忠義傳有敘

敘曰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
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
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晉自元康之
後若稽紹之衛難乘輿下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
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
吉耻臣于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
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
厲薄俗于當年者歟作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

焉

稽紹從子含

稽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
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
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稽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爲
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
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于稠人中始見稽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
君復未見其父耳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
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

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惠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紹常詣冏諮事。遇冏。謙會召董艾葛旃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稽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扶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

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于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稽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屬。又被執。紹見廢黜。免爲庶人。尋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

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嘆息。紹誕于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從子含。字君

道。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于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串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于刻。楠之室。載退士于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串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

茅茨之宇。馳屈產于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托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備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

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
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
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
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
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
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
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
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高祖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

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
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願造之
託行不見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
吾。美。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願。愆。而。
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
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况可臨尾
間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羗破郡楚
携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
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
曰義士也舍之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桓玄攻仲堪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

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稽康稽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

晉書纂卷之十終
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
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
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
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晉書纂卷之十終

